



## 【人物小檔案】

現職：中央研究院院士  
專長領域：南島語言學、漢語方言學

學歷：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

經歷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講師；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教授；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；中研院史語所副所長、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。

榮譽：國科會傑出獎、特約研究；教育部原住民母語研究著作特殊貢獻獎；教育部學術獎；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；台灣語言學學會終身成就獎。

李壬癸長期為搶救瀕臨消失的南島語言而努力，是台灣國寶級人物。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長蘇德祥，日前特別邀請李壬癸出任台灣學研究中心諮詢顧問。李壬癸很高興有圖書館願意朝這方面努力，讓台灣學研究更專業，但認為要成

# 台灣原住民語言學之父 李壬癸

為台灣學研究重鎮，還有很遠的路要走，因為除了珍貴的典藏，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研究人才及更傑出的研究成果。

喜愛念書的李壬癸，由於家庭環境不好，念小學時常要到鄉間放牛、幫忙割稻。原本以為國小畢業後就跟哥哥姐姐一樣得工作，但大哥及母親很支持他，讓他繼續升學。李壬癸說：「父親雖然從來沒有公開支持我，但我知道他是支持的，因為當時全家只有我可以繼續升學，怕其他兄弟姊妹覺得不公平。」

而提到母親，最讓他感念的，是在念中學時，因為離家遠，放學回到家往往已是夜晚，沿途要經過墓地，下雨時冬山河暴漲還會淹水。因此母親都會到巷口等他回家，只要遠遠聽到母親叫他的名字，他就覺得安心。

除了家人，李壬癸說：「這輩子有兩位老師對我影響深遠。」一位是奠定他英語根基的林瑜鏗教授。中學畢業後，喜歡文學的李壬癸，因為自認英語不夠好，也考慮到家庭，決定以第一志願進入師大英語系就讀。上大學後才發現，很多同學英語程度都很好。幸好英語系教授林瑜鏗嚴格督促他，甚至週末及寒暑假都要他加強練習，讓他

的英語程度從吊車尾到名列前茅；後來他赴美國留學，也是林瑜鏗老師的推荐。另一位恩師是語言學權威李芳桂。李壬癸在夏威夷大學讀博士班時，李芳桂不但引領他進入南島語言學的研究範疇，更開啓了他的國際學術視野。

堅持理想的人終究不會寂寞。李壬癸畢生為南島語系努力，早先這是冷門的學問，李壬癸常自嘲：「看我文章的人大概只有評審委員。」值得安慰的是，他每年申請國科會獎助幾乎都受肯定，他的研究在國際也備受重視。

李壬癸 1970 年回中研院任職時，是台灣唯一研究南島語言的學者。他常帶著包包和乾糧到原住民部落做研究，不但要走好幾小時山路，也無法打電話回家，因為部落裡唯一的電話在派出所，沒有緊急的事不好意思借用。晚上他就睡在國小教室。數十年如一日的研究，累積了豐厚的成果，如今研究南島語言的學者幾乎都是他的學生。

被譽為「台灣原住民語言學之父」的李壬癸，對台灣研究的貢獻及影響，除了語言學，還有考古學、人類學、台灣史及民族音樂等。他說，台灣南島語言的多樣性及歧異度是國際公認最高的，還保有很多古語，越研究越感到台灣的豐

富及美麗。希望大家珍惜本土語言，尤其是原住民語言，因為討論台灣的歷史文化，絕不能少了原住民文化及特色。

李壬癸的研究不但擴展了語言學的研究範疇，打破語言學只是專門研究辭義、音標的刻板印象，更展現宏觀的台灣學研究視野。他的著作《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》，首次從「語言學」觀點來探討平埔族：「現存的語言資料和現象，是很有價值的考古資料。」他認為「語言」更能推斷民族的發源地與遷徙路線，提供了全新的視野。

在他的文章〈凱達格蘭族的原居地和登陸地之我見〉中，就從語言學觀點質疑日本學者伊能嘉矩的見解。由於長期以來各界對伊能嘉矩的論點深信不疑，李壬癸提醒學術研究者，「要隨時保持質疑，不要輕易相信過去的觀點，甚至定論。」經過多年，南島語言學逐漸成為顯學，李壬癸寬慰的說：「這是始料未及的。」

問他，沒有選擇當年喜歡的文學而走上這條路，是否感到後悔？他搖了搖頭，笑著說，他很喜歡美國詩人 Robert Frost 的一首詩〈The Road Not Taken〉，這首詩正像他的人生寫照。詩的大意是說：「在黃色樹林裡有兩條岔路……我選了這條人跡罕至之路，從此際遇大不同。」

## 台灣圖書館的故事②

採訪／劉屏

# 從祖師廟到市中心 圖書館走進生活

艋舺祖師廟是台灣民間信仰的中心，與台灣圖書館的發展也有很深的淵源。1914 年，台灣總督府發布台灣總督府圖書館官制，任命學官限本繁吉籌畫開館事宜。限本繁吉上任之初，總督府圖書館尚未找到合適的地點落腳，於是向艋舺祖師廟借了一個小房間作為臨時辦公室。限本繁吉連同顧問、館員，就在這狹小的房間中，孕育出台灣第一座官辦公共圖書館。

廟宇是宗教活動和民眾聚會的場所，選擇祖師廟作為圖書館的發祥地相當明智，平民百姓從此也能接觸書本、增長智慧，且不分日本人、台灣人，都可以入內閱覽，

具有開啓民智的功能。

1915 年，總督府圖書館終於有了自己的「殼」，地點就在書院街（現在博愛路和寶慶路口）的舊彩票局。這是一棟三層樓的建築物，坐落在全市中心點，四周圍繞花草樹木，環境清幽。一樓規畫為閱覽室，二樓是辦公室，三樓是書庫，同年 8 月 9 日正式開館營運。

總督府圖書館遷進舊彩票局後，萬華祖師廟的臨時辦公室功成身退。但開館後一年，台灣勸業共進會借用場地舉辦紀念博覽會，圖書館因此遷回祖師廟內棲身，暫時封館三個月，直到博覽會結束才搬回。

總督府圖書館初期藏書約兩

萬多冊，《台灣日日新報》曾報導，圖書館分為通俗圖書館、參考圖書館兩種，而總督府圖書館兩者兼具，有平易通俗的讀物，也有高尚、僅提供參考的圖書，雖然藏書不多，但以收藏本島及東洋南洋圖書為目標，以便提供研究。

當時社會的閱讀風氣如何呢？根據館方資料，剛開館的 22 天內，閱覽人數總計有 5985 人，平均每天有 272 人；借閱冊數共 13992 冊，平均每天 636 冊。使用者以日本知識分子居多，台灣人僅占很小的比率，其中又以學生最多，其次是官吏、公吏和軍人。

時任圖書館囑託（類似顧問）的太田為三郎有寫日記的習慣，替圖書館的營運狀況留下了文字記載。大意是：「8 月 9 日，早晨驟

雨，上午來館閱讀的人寥寥可數，下午放晴後，人漸漸多了起來，總計整日到館閱覽者有 149 人。」另一篇寫著：「15 日初晴，上午館內出現盛況，十點鐘即坐滿了人，中午開始下大雨，許多民眾索性留在館內繼續看書，總計一天有超過 370 人到館閱讀。」太田為三郎的日記，做了生動的實況報導，也讓後人對當時營運狀況有粗淺的了解。

（感謝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前閱覽組主任高碧烈提供相關資料。）



位於舊彩票局的總督府圖書館。

（圖片提供／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）

### 更正啟事

本刊第 1 期「台灣學研究先驅曹永和」一文中，提及曹永和先生出生於 1920 年的台北，當時應是日治時期。另外，「台灣學寶庫」文中提及阿里山神木，該神木已於 1998 年因安全因素被放倒。謹此更正，並向曹先生及讀者致歉。